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十七回 問肚仙半夜有餘 薦醫士一字不識

詩曰： 控喉閉氣吐危言，索隱搜奇儼若仙。  
愚婦欽遵詢禍福，薦醫兀自賒餘錢。

話說聶氏見張氏屢屢相請，故意遲延不往，耽擱了一會，慢慢地走入他房裡來。張氏焦躁道：「這歪刺貨倘產下男子時，分了家業，不獨是我丈夫一個呢，二叔也是會中人，嬌嬌為何含糊不理，終不成我做惡人，你做好人麼？日後撥財產時，悔之晚矣。」聶氏正色道：「姆姆是何言語。姆姆之情，端的為著甚來？但阿媚這妮子乖覺多疑，既有孕育，豈不提防著你我？

那夜光景可知矣。自古道：將計就計，其計方易。我和你且緩著他，待彼有罅隙，乘機而入，使彼接應不暇，則墮你我的彀中。那時，神不知鬼不覺，兀誰看得破綻來？姆姆一時急躁，怎能成事。俗言說，急行無好步，凡事只因忙裡錯。姆姆休得趕緊做事。」張氏深服道：「嬌嬌之論高我十倍，向後但憑你處置便了。」妯娌含笑而散。有詩為證：

見小機深是婦人，只因財帛動謀心。  
誰知造物安排定，枉自垂涎禍不侵。

再說阿媚自從那夜回房，雖然腹內無傷，卻也受了一驚。

在那抽身退步時，險些兒閃了一跌，急忙裡氣逆不舒，腰胯酸疼，晝夜伏枕而睡。張氏見此消息，無限之喜，急與聶氏商議。聶氏道：「這一次機會正好下手，姆姆有甚高見？」張氏道：「前次兩番皆走了爐，至今恍惚不定，難於施展。我寒家敝鄰徐媽媽腹中有仙，能言過去未來休咎，極是靈感，不如接彼占問決疑，然後行事。嬌嬌以為何如？」聶氏道：「甚妙，但是隱蔽些方好。」張氏道：「不妨，我自令人悄悄接他從後門入來，管取無人知覺。」即令一個癩頭使女，名喚白雪，提一盒子菜蔬，進城裡探望父親張佛匠，就吩咐接了肚仙徐媽媽回來。白雪提了盒兒，取路奔入城裡，恰好晌午時分，見了張佛匠，交與盒中之物。次後到徐肚仙家裡來，說大娘特來相請。

徐媽媽留住吃點心，一心陪著吃茶，指東話西，打探瞿家事體。

這妮子省的什麼，將家下若大若孝長短闊狹，備細的說了。

二人一同出城，到得毗離村口，天色已晚，白雪領徐媽媽從後門而進，張氏藏匿過了。此時瞿穀弟兄俱往莊上催租，聶氏預先接在房中。直待更闌人靜，張氏才焚起一爐香來，請問肚仙家宅吉凶。肚仙支吾絮聒了一會，方說出家庭事務，講道：「你家陰德好，家門正當發跡，況陽基陰宅皆利。只是爾香火前的香爐塵垢堆積，似乎足上有些損壞，神佛不受供養，主陰人疾病而多惱氣。」張氏道：「我的佛呀，卻是活現的。日前喚奴才們去點香，不期失手，將香爐跌損一足，至今病痛極多，明日即請一新的爐子供奉。」肚仙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你家灶上煙櫃中放了什麼辛辣不淨的物件，主女眷們心事不寧，恍恍惚惚的過了日子，非氣是氣，不惱也惱。」聶氏笑道：「活神仙，怪見得這幾時憂憂悶悶的，你只看灶櫃裡現放著花胡椒、茴香、乾薑哩。」肚仙道：「何如？快快取出了。還有一件，天井中的陰溝被污泥淤塞不通，少年女眷不患腰疼脊痛，必染白帶紅淋。男子主遺精白濁，瘡毒血光。」張氏對聶氏道：「你聽麼，這話更是靈驗的緊。日前聚雨，正廳天井中水滿，直到檻邊，久欲通徹陰溝，因循過了。大郎臀尖上生了一個癬子，根盤大如碗口，流膿淌血的二十餘日方好。我近日因淘了閒氣，舊病發作，白帶流之不已，褲子上弄得黏黏涎涎，好生腌臢，至今未好。」肚仙笑道：「何如？大娘子不用心焦，我有一樣丹方，傳與你吃，即刻見效。」張氏道：「這等更妙。」肚仙道：「取那土牆上野苧菜，不要見水，乾抹淨了，和糯米煮羹吃，絕好的海上神方。」張氏道：「承教了。學生也用過了，吃下去愈加小腹中作痛，白帶仍然不止。」肚仙笑道：「這樣說，那丹方是無用的了。藥既不靈，藥金返璧。」張氏道：「休得笑話，且講正好的事。」肚仙道：「正經的活，目下府上有一樁財穀的喜事到臨。」聶氏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肚仙道：「二位娘子靜夜中曾聽見鼠數銅錢麼？」張氏道：「不要提起這些怪物，攪的人不得安睡。每夜五更時，只聽得淅淅索索的叫，好不耐煩！」肚仙道：「這靈鼠多分在西北方數錢呢！」聶氏道：「果然是西北方聒噪。媽媽，這仙人何故就知有財穀之喜？」

肚仙道：「西隅屬金，故為財。北向屬水，水能生禾，故為穀。

況宅上大廈正西向北，金水相生。目下子月靈鼠，本垣用事，子丑寅三時陽旺分際，鼠鳴則吉。若向東南鳴，又值西戌亥，陰盛時候則凶。這是陰陽玄妙，天機秘訣，不遇有緣有福之人，怎敢輕言？」張氏道：「這話更是顯然。目下有千餘石租米和那地蕩租銀交納，豈不是財喜的應兆？」此時聶氏也有幾分信服了。肚仙道：「適才報的財穀，猶是尋常，還有一樁至緊的事體，報與二位女菩薩知道。奈吾仙談了半夜，只呷得兩甌清茶，腹中饑餒，待吃些什麼東兩，才好講話。」張氏忙擺出蔬食果品點心之類，一齊吃了，從新焚香點燭，請求肚仙再言禍福。徐媽媽道：「這一樁事非同小可，關係貴宅之興亡成敗。乞退婢僕，方敢明言。」張氏將房中男女喝出門外。徐媽媽張目望著西首半晌，猛然道：「大仙降了。」只聽得咽喉下咕咕地聲響。肚仙道：「汝家後園桑樹上有陰陽二鬼，張弓挾彈打入門來，為禍不校家下苦有懷孕婦人，急急禳遣方好。不然，合家長幼皆有大難。」張氏驚惶磕頭禮拜，求賜祈禳之術。肚仙又道：「解釋甚易，汝不吝財方可。」張氏、聶氏一齊懇問，肚仙道：「吾神倦矣，暫退。欲知備細，但問吾弟子便是。」

徐媽媽閉目靜坐一會，立起身道：「大仙已退，老身告辭。」張氏扯住道：「媽媽且慢著，適才大仙言桑樹上陰陽二鬼作祟，求媽媽禳遣則個。」徐媽媽道：「方才大仙與我說，貴府有一懷孕婦人，怨氣冲天，不知何故？請二位娘子明言，方有禳遣之法。」張氏將瞿天民收留阿媚，因而有妊...「不瞞媽媽說，我與嬌嬌心懷不平，特接老媽媽降仙明示，決我二人之疑。」徐媽媽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員外有大陰德，尊寵得懷孕，待老身誦經，祈保早生貴子，光大門閭。」張氏跌足道：「我的娘，今夜我妯娌二人接你來，正為此大事。那冤孽若生一子，將我等現成家資白白分去，我雖死也是不瞑目的！」徐媽媽搖頭道：「難，難，難！」聶氏道：「方才大仙說，汝家孕婦怨氣冲天，主合家長幼有難，急急禳遣。媽媽又講這冰冷的慢話來！」徐媽媽道：「大仙言二鬼作祟，孕婦降災，疑是外姓人也。今阿媚如有孕，此係員外骨血，我老身是靠佛天吃飯的，怎好行那傷天理的勾當？」張氏道：「這是曖昧之事，媽媽若非相知，焉敢輕露？媽媽若能除得此害，我二人重重酬謝你，老景送終之具，我一力也包辦得來。」徐媽媽沉吟道：「既二位娘子實心托我，我以推辭不得。且今暫做這一次虧心的事，下次幹幾件好事補救便了。你們一心要除那禍胎，必須神藥之力。」聶氏道：「用何神藥，方有應驗？」徐媽媽道：「神是神道，藥是藥餌，二者並用，庶可收功。我們敝道中產育司有兩個神道：一名催生娘娘，極是良善的，人家有孕，許了願心，必然降福，管取臨盆有喜；一名墮胎使者，極是兇惡的，人家不願孕育，或是暗行妒害的許了良願，准擬降禍，穩取喜事成空。」聶氏道：「這是神了。那藥是怎麼說？」徐媽媽道：「你且完了我神願，再與你講藥。」張氏道：「許神物件所費幾何？」徐媽媽道：「別家幹事，決要起一個架子，掇天平兌銀子。我與大娘子忝在比鄰，久是通家，怎敢望空多取？墮胎爺爺的盃甲、袍靴、帳幔並那福禮、香燭、燈油等費，共用紋銀三兩，這是要現發的。

待事妥貼之後，謝儀任憑尊賜。」聶氏道：「這也不多。但今日不便，另日何如？」徐媽媽道：「這事也是性急不得的，從容再做商議。」張氏道：「捉蟲子也索一個順溜，怎講這操三歌五的話？我如今先出彩，送媽媽一半，姑緩數日，嬌嬌奉上何如？事妥酬謝，更是不必說得的。」徐媽媽道：「別人的事，我老身委實要見兔放鷹。你們府上，便不見惠，我也肯並力效勞。」張氏道：「不然，半實半賒，彼此無疑。」即取一兩五錢銀子、一雙膝褲、兩條手巾、百文銅錢，送與徐媽媽。徐媽媽收了作謝，正要起身，聶氏拖定道：「且慢著，那藥餌媽媽甚時送來？」徐媽媽道：「我管的求神，那藥另要尋一位主顧，我怎兼得？」張氏道：「用甚藥餌，畢竟要媽媽見教，才知道去請兀誰好。」徐媽媽道：「大娘講的是。有一位醫士，與老身極是相知，只消一帖藥，唾手成功。」

聶氏道：「是那一位女科，恁的高妙？」徐媽道：「那醫士不是女科，是一男子。」聶氏笑道：「既是男子，怎麼與媽媽相知？」徐媽道：「說起來卻也話長哩。那醫生姓全名恃命，號為伯通，住在花居橋下。昔日原靠賣老鼠藥度日，不知何處傳兩個好藥方，近日行時，好生富足。」張氏道：「既是賣鼠藥的人，怎地行時，與媽媽相知？」徐媽道：「那廝昔年沿街叫喚賣老鼠藥，打從寒家經過，老身喚住買藥，適值亡夫曲著腰在簷下向日呻吟，那廝見了，問：『老丈身有何恙，聲疼叫痛？』老身說：『我老子小腸疝氣發作，故此推命。』那廝道：『這病恙是我專科，只消幾粒丸藥，立刻除根。』彼時老身歡喜，問彼求藥。那廝腰間取出一個破紙包兒，拿出芥子大三五十粒丸子，令速煎桔皮湯，立令吞下。果然古怪，實是稀奇，亡夫吞那藥丸子下喉，頃刻間腹中作響，撒了十餘個臭屁，登時好了。老身留他吃了一餐飯，取數十文錢謝了，又問他還有什麼好方子，似此一般靈驗的麼？他道：『有一種秘傳通經絕孕墮胎的聖藥，百發百中的。』亡夫道：『既汝有此兩個秘方，盡好養身度命，何苦幹此卑污的勾當？』那廝道：『老鼠藥還可沿街聲喚，這藥方怎好捱身強賣？』亡夫勸他更業，職在敝鄰，學糊鞋底襯布，門前掛一招牌，左首是『專治小腸疝氣』，右首寫『神醫墮孕通經』。我老身逢人便薦。也是這狗呆的緣法，醫著的便好，頗頗有些生理。」

張氏道：「彼既得了生計，怎地酬謝你來？」徐媽道：「他才掙扎的度日，怎講個謝字。我老身最是熱心腸的，常替古人耽憂，又自算計道：『救人須救徹。』我這靠肚仙的薦頭有限，又傳他個方子，令他辦了些禮物，到那占卦的詹師長、卜龜的吳先生、城隍廟孫道士、觀音庵洪長老四處吹噓，這狗呆一二年之間行起時來，好不生意茂盛哩，求醫討藥的擠破屋子。」

聶氏道：「恁地時，老媽媽是全伯通的養身父母，他該做一個佛櫃子供奉你兩老口兒，早晚拜跪哩。」徐媽歎氣道：「咦，娘呀，講他怎的！如今的全恃命，不是當初的全伯通了。昔日行醫時戴的是一頂尖頂破簷帽，穿的是一領絕折舊道袍，見了人怡顏悅色，一味的承承，見我老身聲喏，頭拄著地，半會子兀自不起來。如今得了生意，換了高巾闊服，出入便用轎馬，那副嘴臉，全不似當年糊鞋襯黃瘦的光景，逕自白白胖胖，那幾根往上翹的黃鬚也都變黑了，見人時那腰軀先自硬了一半。」

張氏道：「腰硬，何不請醫士服藥？」徐媽笑道：「那廝與人行禮，只唱得半個喏他是銅錢襯的腰硬，吃藥怎麼？這天殺的幸喜目中不識一丁，若省得數行字時，天上也飛去了。」聶氏道：「不識字的郎中，怎地近的高人？媽媽這等為他，難道不親近來？」

徐媽道：「向來高貴沒甚親近處。我老身眼界兒且是寬大，見他大落落地，也不去理他。今春二月間，萊衙裡奶奶接我去問仙。正進門，只見那廝坐在廳上，與做官的講話。我往側廳裡進去，奶奶道：『用了午飯問仙。』我左右是空閒的，且在門縫張望。只見萊爺道：『老朽染這膀胱疝氣，用藥日久，並無靈效。久聞先生大名，那妙劑的功效，自不必講的。但求先賜藥單，然後領藥。』說罷，即令辦事的捧過文房四寶來。那廝不敢推卻，右手接了一支筆，呆著眼看那桌上的柬帖兒，卻似社廟中泥塑的判官，面頰上流下汗來，半晌下不得一畫。我彼時心下暗付：『決撒了！這醜態弄出來成甚體面？』忙忙的奔出去，對做官的道了個『萬福』。萊爺回禮道：『媽媽，你也在這裡。』我說：『奶奶喚我來的。老爺令全先生寫柬帖兒，請誰吃酒哩？』做官的笑道：『不是請帖，煩伯通寫一藥單，以使用藥。』我便幫襯道：『老爺事事高明，豈不曉的藥不賣方？比如老爺傳了這藥方，下次也不消請郎中了。』做官的鼓掌大笑不已。」不知這笑裡是何主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